

中国 **新锐派**

作家作品文库

铜鼓冲传奇

【刘春来中篇小说作品】

用小说叙说山村历史，用情怀反映农村进程

刘春来的“铜鼓冲”，风光景物酷似周立波的“清溪乡”，山坡上长的也是茶子花，溪边也尽是水竹林。他以“铜鼓冲”为舞台，展示不同时期人物的活动，反映中国农村渐次的进程。

（中南大学文学院 刘泽民 戴灿）

刘春来◎著



中国财富出版社
CHINA FORTUNE PRESS

中国新锐派
— 作家作品文库 —

铜鼓冲传奇

【刘春来中篇小说作品】

刘春来◎著

中国财富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铜鼓冲传奇 / 刘春来著. —北京:中国财富出版社,2017.3

(中国新锐派作家作品文库)

ISBN 978-7-5047-6378-5

I. ①铜… II. ①刘…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09746 号

策划编辑 张彩霞 责任编辑 白昕 杨曦

责任印制 方朋远 责任校对 孙会香 张营营 责任发行 张红燕

出版发行 中国财富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 188 号 5 区 20 楼 邮政编码 100070

电 话 010-52227588 转 2048/2028(发行部)010-52227588 转 307(总编室)
010-68589540(读者服务部) 010-52227588 转 305(质检部)

网 址 <http://www.cfpress.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兴星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5047-6378-5/I·0246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版 次 2017 年 3 月第 1 版

印 张 14 印 次 201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215 千字 定 价 30.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印装差错·负责调换

目 录

石板路，水竹林	1
父 亲	39
瘦月亮	78
我们在城里茁壮成长	114
七铁匠传奇	178
论刘春来的小说创作（代后记）	206

石板路，水竹林

—

在铜鼓冲，在铜鼓冲那一片既豪壮粗犷又玲珑阴柔的、我以为神秘莫测难以表述的山地上，到处都滋生着小寡妇一样风流妖娆的水竹林。山坡上是水竹林，山脚下是水竹林，溪边是水竹林，房前屋后的空坪隙地里还是水竹林。这样，我在本篇小说里所要叙述的故事，自然便与这风流妖娆的水竹林有着某种不可分割的联系了。不过我得预先请大家注意，我并不是要写水竹林，只是想写一个人，写一个仅仅比我大两岁可又确实比我大一个辈分，于是我不得不称之为本家叔叔的叫作土改的人。

写土改，我以为首先得写铜鼓冲的石板路。铜鼓冲的石板路，弯弯曲曲，由方方正正的长条观音岩一块一块铺排而成。石板路上的观音岩，由云封雾锁的碧云峰上采来（那里至今还有一个偌大的采石场），大约经我曾祖辈太祖辈的无名石匠们凿刻得平平整整，铺排成路，又被他们的子孙、我的父兄们用草鞋蘸着汗水洗磨得光滑有如明镜。他们含辛茹苦、坚韧不拔地在石板路上走，都没有走出铜鼓冲，也没有走出水竹林。故乡的石板路呵，隐藏在水竹林里不慌不忙地向前延伸，本来是可以把铜鼓冲与外面轰轰烈烈的大世界连接成一体的，可是它被冲口上高耸入云的碧云峰挡住了，于是，我的父辈们走不出铜鼓冲。

当然也有例外，我要写的土改就是一个例外。

我那仅仅比我大两岁的本家叔叔土改，可以说是一个叛逆英雄，他

顶一头水竹林的绿荫浴血奋战，企图沿着石板路走出铜鼓冲、走向世界，他果然走出去了，成为城里赫赫有名的水竹产品开发公司大老板，又当上了龙鳞县政协委员。他显赫以后，发誓要帮我这个百无一用的文人开辟前程，说是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关于这以后将会提到）。他动员我留职停薪或者干脆大丈夫敢作敢为地掀掉压在身上的“干部身份”和他一起去干一番真正的事业。他从前是我家里的常客，现在更甚。这一点，使我隐隐然对妻子生出许多不放心。为什么不放心？其原因我将会慢慢地告诉大家。现在要告诉大家的是，开发公司大老板兼县政协委员土改，昨天又到我家来了。一进门，他就把自己扔在我那凹凸不平的沙发里，老生常谈地对我进行一番背叛组织、背叛文学、背叛革命的引诱，终于遭到拒绝、遭到可耻的失败后，丢给我一支香烟向我感叹：“人生如梦呵，人生如梦！”

他告诉我，他刚刚从铜鼓冲安排下季度凉席生产回来。他的开发公司财运亨通，最近通过政协某位同人接通广州的关系，再接通香港的关系，又通到新加坡某一家商行再反过来接通香港的另一个关系，与日本发生了业务往来。日本要水竹凉席，其数目之巨大，可以使他的公司赚“这个数”，又可以使铜鼓冲的乡亲们赚“这个数”——他先伸出五个指头，后又举起十个指头，于是我知道了那分别是五万元和十万元。土改惶惶如丧家犬的年代已经成为遥远的历史，现在他讲到钱的时候，早已是以万元为单位了。

“妈的，”土改掸掸烟灰，“坐飞机不舒服，真的不舒服！”

“好呵，”我不无讥讽地说，“你又为故乡的繁荣做出贡献了。”

他说“是的是的”，又说“哪里哪里”。他告诉我，从铜鼓冲回来，心里很有些不怎么好受。区区十来万利润算得了什么？可是，乡亲们却把他捧上了天，家家户户都为他摆酒接风。在以中共铜鼓冲支部和铜鼓冲村民委员会名义举行的饯行宴会上，全冲最老的寿星——他的七爷爷、我的七太公也来了。七太公是从病床上挣扎着爬起来被儿孙们抬到宴会上的，老人家一定要敬他三杯酒，说是没有土改的开发公司，铜鼓冲的水竹变不成钱，变不成沿杜溪河两岸星罗棋布的农家楼群。这就使

土改回想起若干年前他被这些人遗弃、狗一样逃出铜鼓冲的那天。据他回忆，那是个寒风呼啸、冷雾朦胧的阴晦日子。小北风铺头盖脑地从冲口上卷过来，将水竹林地上厚厚的落叶吹得漫天飘零。他期望会有人来为他送行，哪怕只有一个人，甚至是一个小孩子，也说明他与铜鼓冲还有着某种联系，说明他毕竟也是铜鼓冲人。可是没有，连一个小孩子也没有，他是独自形影相伴走过碧云峰的。登上碧云峰回头看走过来的路，他说他听见了其时已成了一片废墟的碧云寺钟鼓齐鸣，还听见了漫天飘零的落叶相撞相斥发出叮叮当当如金属碰击般的声音。

“人生如梦呵，”他继续感叹，“人生如梦！”

对他当时的幻觉，我一点儿也不觉得奇怪。其时铜鼓冲人要清算他，他孤零零如丧家之犬，心里自然难免愤愤不平。那幻觉中的钟鼓之声，也许正是他誓要凯旋的心音。老实说，我疑心是水竹林排山倒海般的绿荫挽救了他。绿是生命的象征，故乡的水竹林即使冬天也葱绿无比，葱绿得让你无端地担心里面会有绿色的血液膨胀出来，当时大城市大口岸已经有各种开发公司、各种贸易中心半遮半掩地悄悄问世，他是不是从那时起就萌生了吃水竹林的主意，重新鼓起了奋斗的勇气？我猜他登上碧云峰回头再看铜鼓冲莽莽水竹林的时候，一定咬着牙说了这么一句话：

“他娘的，不走出铜鼓冲，老子死也不会甘心！”

我和他一起长大，曾经许多次听他讲过这么一句话。

二

我要写我的本家叔叔土改，当然也得写写那些曾经赞扬过他后来鄙弃他再后来又赞扬他的反复无常的铜鼓冲乡亲们。因为哲人曾经说过：英雄离不开人民。不过，在这之前，我得先讲讲我那得之不易的妻子。

现在，我坐在县城里那虽然偏小但到底带厨带厕的一室一厅的寓室里，离故乡铜鼓冲九十七千米。我的桌上摆着一盏属处理次品而价格便宜却丝毫不影响照明效果的漂亮台灯。儿子在背后床上睡了，睡得很

甜、很香。零碎花布拼成的窗帘吸收一些光线又反射一些，创造出二十平方米朦朦胧胧的气氛。想到比企鹅还骄傲的上海人平均住房只有三个平方米，我感到其乐融融。稍微有些遗憾的是妻子玉兰又在踩缝纫机。因为贪便宜，缝纫机质量不好，以致踏嚓踏嚓的声音使我联想起三伏天水田里打稻机的轰鸣，火红火红的太阳，以及蚂蟥、水蛇和蚊虫。于是我脑海里的水竹林、石板路和走在石板路上顶一头绿荫的土改被分解得支离破碎。我想请妻子暂停她伟大的工作，但是我不敢。现代心理学的研究表明，人是很难超越自卑的。我一直隐隐认为玉兰嫁给我，在她应说是受尽了委屈亏了大本。确实，在人生的道路上完成自我价值，我不如土改。土改是一位勇猛的斗士，他一往无前、不获全胜誓不罢休。我呢？畏畏缩缩，瞻前顾后。于是，土改成为家族的光荣、故乡人的骄傲；我不过黄土一抔，虽然写出几本小说却终究不能使铜鼓冲富裕起来，只能承认自己毫无一用。玉兰她若不是下嫁于我——干脆照直说呢，玉兰当年若是嫁给土改，那么今日她是我的婶婶，是开发公司的老板娘，是政协委员的夫人，那么，她也可以感叹“坐飞机不舒服”，大不至于像现在一样，一日三餐还须精打细算、斤斤计较。每当我送土改下楼后，她也不会总是看看我再看看土改的身影，摇着头叹息：百无一用是书生！

缝纫机踏嚓踏嚓的声音戛然而止。玉兰款款地走了过来，默默地将一杯冒着热气的牛奶放在我的桌头，又轻轻傍着我的肩使我想起一个成语——小鸟依人。“写什么？又写什么？”她问。我抓住她的手：“我想写一写土改，写一写水竹林，写一写铜鼓冲的石板路，可能……可能也提到我……我们。”玉兰不无担心地问：“怎么，还要写到我？”我说：“当然……不过……”我又一次显得畏畏缩缩，顾虑重重。玉兰鼓励我，似乎准备为我做出重大的牺牲：“需要写就写吧，我们也是太需要赚一点稿酬了。不过，写我，要写得准确！”我不知道怎样写才算是准确。玉兰提示我：“写我当然就是写爱情。爱情是什么？爱情是核爆炸，是两颗心不约而同地碰撞。昨天那个电视剧真好，好就好的在那个主题歌。”

玉兰梦呓一般诵起歌词来：

问人生在世，
有几多意义？
只求相爱过一生，
做到这点也不易……

“是呵，是呵。”我说，毫无来由地眼睛便有些潮湿。我觉得妻子靠得更紧了，一股类似于电流之类的东西从肩头传遍我的全身，我听见自己浑身骨节在叭叭爆响。电视剧主题歌深深感动了我，我忍不住想抱住玉兰亲吻一口。可是玉兰放开我了，她转身去做她的事情，一边劳作一边发表宣言：“金钱算什么？金钱买得到温柔？金钱买得到体贴？我是一个纯情的女人，毫无办法。所以你那时候一向我发动进攻，我立刻便心甘情愿地举手投降了。”

都说作家的妻子是大半个作家，这话很有见地。玉兰很聪明，很有心计地为自己在小说中的形象定下了理想基调。

可事实上，我当年和她心的碰撞是何其艰难哟！

三

我至今都难以忘记，在历尽艰辛的追求中，玉兰对我的考验是多么残忍，靠拢来又跳开，跳开了又靠拢。这都是因为有土改在旁边作为我的参照系所致。

我曾经像是无意实则有心地问过玉兰：“男子汉最要紧的品质是什么？”

玉兰几乎毫不犹豫地答：“勇敢、远大的目标和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

于是我断定：土改当年写出那篇题目为《路》的作文时，玉兰那颗平静如秋水的少女之心肯定是为他动荡过一阵子。

冲里的那所完全小学，如今自然是鸟枪换炮了。先是水竹产品开发公司的大老板兼政协委员慷慨解囊“为母校添光”，继而又通过他认识的头头脑脑活动得乡政府忍着肉疼也拿出钱来“表示表示”，于是一栋窗明几亮的教学楼在青翠欲滴的水竹林的拥抱中突兀而起，跟着一座足可以压倒全县农村小学的牌楼虎踞龙盘立在校门之前，终于把我关于儿时小学校的记忆驱赶得遥远又遥远了，以致我回忆得脑袋生疼，那座古老陈旧的祠堂才很不情愿地在脑海里浮现出来。那祠堂的围墙高接云天，老窑青砖一砌到顶，上面极认真地描了些麒麟、凤凰、四脚兽之类的吉祥动物，完全与旧中国的保守封闭取一致的格调。后来又抹了些“人民公社好”“三面红旗万万岁”之类的豪壮口号。“铜鼓冲完全小学”的黑漆木牌挂在高大得森严又压抑的门楼上，显得可怜巴巴。倒是门楼中央“邹家支祠”四个镏金大字威风凛凛，透出一股主人的意识。正是在它的虎视眈眈之下，我们——我、土改、玉兰，一个屋场的三名知识分子，便每日里从这森严的门楼里进一次又出一次，小心翼翼地踏上已经没有了扶手的木板楼梯，又小心翼翼地走在楼板已经松动了的教室里坐下，再小心翼翼地翻开总要到期中考试后才发下来的课本，从一年级的第一课《毛主席万岁》翻起，一直翻到六年级的最后一课：《台湾海峡在怒吼》。

玉兰的发辫越辩越粗，越辩越亮……唉，儿时是一首朦胧诗，一首引人遐思的朦胧诗！

每天早晨，清风把山雾赶进山坳，朝阳刚刚在碧云峰露出一点头倪，土改就夹着一个布书包，一路喊进我的家门：

“胜利！胜利还在吃饭？要敲铁轨了！”

铜鼓冲完全小学的上课铃，是挂在屋檐下的一段旧铁轨。

顺便交代一下，我是抗美援朝胜利结束那年出生的，父亲顺手牵羊给我取了这么一个豪壮的名字：胜利。在我们铜鼓冲，土改、胜利、双统（统购统销）、跃进，一直到文革、红卫、致富、改革，人们有用名字来纪录历史的良好习惯。

土改是我叔辈，尽管他只比我大两岁，仍然是叔辈。他认为他有义

不容辞的保护我的责任。我们铜鼓冲把这种保护简洁地称为“带”，于是，他每天都“带”我上学。我呢，明说了吧，我那时候就很有些看不起他。他人长得矮小，这就使得他不得不经常昂首挺胸，努力把腰挺得笔直。我从不叫他土改叔叔，我之所以要交代我们之间的辈分关系，那是因为小说要印成铅字，乃千古不朽的勾当，马虎不得。我们一起上学，一起牵羊，一起捉“特务”，偶尔因为某一件事情生了气，也曾用不堪入耳的粗痞话互相骂娘。现在想起来，我污辱他的母亲其实就是污辱我的堂祖母，他污辱我的母亲实际上也是污辱他的堂嫂子，可那时候，我们只图一时痛快，基本上不考虑这一层意思。

“敲铁轨敲铁轨，土改土改你喊死！”

每天早晨，他来“带”我上学，我多半是这样来报答他的好意。

因为不喊叔叔，我那在后文还将提到的古板爷爷不止一次地气得满脸通红。他总是挥舞着他的油实竹长烟壶，追得我沿着石板铺成的山路没命地跑。

“畜生！没大没小，成什么体统！”

每当这种时候，我总是一边跑，一边将手指塞进嘴里：嘘——，嘘——，扭头向爷爷发出快乐的声音，向爷爷扮鬼脸。土改呢，也一样向那古板的老头子扮鬼脸。

我们并不认为辈分是什么要紧的东西，我们是同学，是一个中队的少先队员，都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溪边有一颗大枫树，大枫树下是玉兰家的独家瓦屋。我和土改跑到大枫树下，便一齐放开喉咙长一声短一声地喊：

“玉兰，玉——兰！”

玉兰出来了，腰肢越走越圆……

后来我渐渐大了，忽然有一夜，我躺在竹板床上睡不着觉了。风吹竹叶哗啦啦响，我开始发出模模糊糊的情思，感受到一种说不清道不明、剪不断理还乱，近似于孤凄的情绪。我开始讨厌土改每日来“带”我上学了。因为看玉兰款款走在石板路上，我渐渐感到土改在一旁实在是多余，而且非常多余。

现在回想，土改大约也感到我的多余，而且比我还要早那么两三年罢！

那是一定的！

唉，儿时……

请相信，我从来不吹牛皮。小学六年，我的成绩确实比土改好，这就使我相信自己绝不会败在他的胯下。可是，为什么毕业时的那篇作文竟然会让土改夺了魁首呢？这完全是因为我的血管里流的是山里人过分本真的血液：墨守成规、容易满足。土改不是这样。老师布置的毕业作文题目叫作《路》，同学们都写大路、小路，素以想象丰富著称、无数次获得老师表扬的我，也不过别出心裁地写了“机耕道”，自鸣得意要“驾驶着拖拉机在机耕道上奔驰，为家乡拉回来一个又一个金色的秋天”。事实上，故乡铜鼓冲那百十亩冷浸水田至今仍无法也无须使用拖拉机，至于机耕道，当然更无从谈起。公路倒是修了一条，那用途是把铜鼓冲的水竹产品运出去，让土改的开发公司变成钱，再变成砖变成瓦运进来，变成上下两层的农家小楼房，变出繁荣富裕的铜鼓冲。公路上跑客车、跑货车、跑摩托车、跑旅游车，如果偶尔出现一部拖拉机，那也一定是到碧云峰去拉石头的，绝对不是去拉什么“金色的秋天”。土改不像我，他的《路》写的是男子汉的志气。他说他要“开辟一条理想的、光辉灿烂的、前人没有走过的人生之路”，决心要“从这条路上走出去，走向广阔的人生，走向自己的世界”。我还记得他那篇无疑使得玉兰加长了对我的考验期的作文，是篡改了鲁迅先生的一段名言来做结尾的。他鹦鹉学舌地说：“世界上原来并没有路，坚钟（原文如此，其实应当是“贞”）不拔地走下去，也就有了路。”洋洋洒洒三页作文纸，被他用钢笔凿出无数个洞，可见他确实是发自肺腑，并不像我那样矫揉造作。

现在回忆起来，我们那位终日愁眉苦脸、不时仰天长叹的老师，一定是一位有着极大才华然而终究是龙卧浅滩的落难英雄。不然的话，土改那篇极力吹嘘个人奋斗、只字不提革命事业，还显然具有严重错误的作文，为什么能够使他大加赞赏？这分明是英雄的胚胎和落难的英雄一

拍即合，产生了强烈的共鸣。老师激动得一口气在土改的作文本上写下了两大页评语，一时间成为铜鼓冲完全小学以及铜鼓冲全体山民的美谈。美谈渐渐传奇化，一冲人都说土改将会极有出息。我那个古板的七太公，若在麻石山道上碰到了土改，一定会抚摩着他的头皮，像解放前冲里的眯子地主夸奖他家的小地主崽子一样，夸奖土改是“吾家之千里驹也”。七太公碰上我，一般情况下是骂我一通“读书读进了牛屁眼里”，恶狠狠地告诫我今后必须“好好跟着土改叔叔学着点！”

老师在班上无比激动地讲评土改的作文，发泄他的怀才不遇顺便诅咒本县教育局局长的时候，我蓦地发现玉兰的眼睛里有一股异常明亮的光彩直射向土改。我顿时感到一阵莫名的悲哀。我的悲哀很快就得到证实。从小镇上请来照相师傅给我们照毕业照时，同学们挨挨挤挤排成排，按常规玉兰要和女同学们屈起双腿蹲在第一排。可就在照相师傅马上要按动快门的那一瞬间，她忽然大叫一声“哎呀，腿都蹲麻了”，随即以极快的动作站起来挤进第二排的中间。

第二排中间站的是土改，她微笑地伴着他。

四

许多年后，玉兰已经成为我的妻子了，这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结婚证书为证，还有我们虽然还不会说话但其实用不着说话的儿子为证。夫妻恩爱如胶似漆之时，我曾经不止一次地开玩笑：“玉兰呀玉兰，那年照毕业相，你是不是打算以后把我和同学们全都涂掉，只留下你和土改呢？”

玉兰有时候俏皮地说“是的，打算了”，我往往便深深自责，反省自己不该耗子气量毫无根据地胡思乱想；有时候她又严肃地说“没有，你瞎猜疑”，我又总感到委屈，埋怨她在欺骗我，不给我讲真心话。

是的，我这人有些小计较。这很不好，我应改正。现在我还在改正的过程中，所以我还是要说。

那一段，玉兰很可能被土改那小小男子汉慷慨悲凉的英雄气度摇动

过心旌。当然，这不能怪她，谁叫我少了一些血性，多了几分怯懦？在那个年代，我们那铜鼓冲，我们那被巍巍碧云峰严密封锁颇像世外桃源的铜鼓冲，山民们所有的生活内容只需要两个字便可以全部概括：吃和做。吃是为了做，不吃做不动，做是为了吃，不做没有吃的。至于吃什么、吃多少、怎么吃，那是不重要的。做什么、为什么做、怎么做，那也是同样不重要的。两者循环往复，世代相延，而且还看不出会有什么穷尽。总之，谁也不会考虑诸如生命价值之类的小问题，我们却要考虑。那时城里已开始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升学已不可能了，难道我们就这样在铜鼓冲过完一辈子吗？

领了毕业证书回来那天，玉兰把我和土改叫到她家的火塘边上，说是要“商量商量，想一个办法”。

唉，能有什么办法？

我现在都还记得那个傍晚，简直长过一个世纪。北风在大门外嗷嗷怪叫，水竹林里不时有一根倒霉的新竹被风悲惨地折断了，发出尖利而捻长的声音。因为来了客人，玉兰的母亲特许可以浪费一点煤油，批准美孚灯在捻到最小限度的前提下可以比平日多点些时辰。火塘里的火苗欲明欲灭，照着土改，照着玉兰，照着我，把铜鼓冲我们这个屋场的三名知识分子照成了三条鬼影。青烟缭绕，愁云密布，三个人皱起六条眉毛，仿佛大家都死了爹娘。“说呀，”玉兰是召集人，她有权利提出责难，“你们毕竟是男子汉！”

男子汉？我算得了一个男子汉吗？我疑心阎王老子在打发我时弄错了我的性别。当玉兰连声催问“怎么办怎么办”时，我竟愚蠢到极点地使她大失所望：“怎么办？过嘛，大家怎么过，我们也怎么过。”

这回答当然不能让玉兰满意。她认为我的加减乘除四则混合运算和主语谓语加动宾结构都是白学了。她气鼓鼓地呵斥我：“我们读了六年书，六年！容易吗！我们知道小数、正负数，知道世界大得很，有七大洲、四大洋。我们知道北京有天安门，长沙有岳麓山，我们还知道县城里就有铁路，铁路上来往奔驰的火车是给人坐的，偶尔从铜鼓冲上空掠过去的飞机，里面握操纵杆的也不是什么神仙。我们读了六年书，所

以，我们不能假在火塘边上过冬，我们不能为了节省灯油而在夏天那么早就挺到床上去摆尸！”

“白糖开水，你呀，你也是白糖开水！”玉兰恨铁不成钢地骂我。

关于白糖开水，有必要解释一下。这是一个典故，一个永远羞辱着我的典故，因为创造这个典故的专利权属于我父亲。据说是某一日我父亲在挖红薯土歇气时和人闲谈，感叹一阵口粮不足便扯到了皇帝身上。于是，猜测皇帝的物质生活到底有多么丰富。我父亲第一个发言，他说：“皇帝喝开水肯定放糖，天天喝的是白糖开水。”

玉兰此时此地骂我“白糖开水”，可谓骂得非常精当。我说她不赢，不得不抬出爷爷教给我的理论：“命，一切都是命。”

玉兰对我是彻底失望了，当时就丢下我，和土改坐到了一条板凳上。土改不像我，他是一个男子汉。当时，他两眼直视前方，仿佛要穿透墙壁穿透远处黑巍巍耸立的碧云峰，“猛”的一拳击在桌子上：“娘的，不走出铜鼓冲，老子誓不为人！”

这一拳击得桌子上的美孚灯火苗乱跳，火塘边竟明亮了许多。

这是土改第一次说这句话。其时他双拳紧握，眉心像大人一样结出条急速蠕动的皱纹，而且语气凶狠。现在回忆起来，这大概就是一种阳刚美吧！那一年他大概是十五岁，或者是十六岁，那时候农村学生的年龄不像现在，普遍都要偏大。他那刚刚发育起来的阳刚之气，自然会得到少女悦慕的。渐渐地，外面的北风已经刮得平静了，于是有夜莺在水竹林里唱得悠扬，唱得迷人。它们最善于不失时机、恰到好处地唱那种情意绵绵的销魂曲。我深信，玉兰当时一定在心灵深处将我和土改做了一番比较，其结果她虽然至今都没有公布，但可以肯定我的形象一定是不甚高大的。这就决定了我后来向他求爱，必得像进行一场马拉松长跑，变得无比艰难。我之所以这样推理，是因为昨天——就是我写这篇小说的昨天，我刚读完法国女作家西蒙娜·波伏瓦的《第二性——女人》。西蒙娜·波伏瓦根据她多年的研究确切地指出：女人都有喜欢凶狠男人的潜意识，因为她们自己时常感到力量不足，渴望得到庇护。

是的，确实是这样。我考虑今后是不是要在玉兰面前表现得凶狠

一些？

我太需要玉兰的爱了。

五

现在我得来介绍一下碧云峰，那可是个不寻常的地方。

若问我们龙鳞县最荒僻的地方是哪里？

碧云峰。

龙鳞县最具古代文明的地方是何处？

还是碧云峰。

据爷爷说，还在那“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的太极蛮荒时代，中华民族的圣祖黄帝，就披荆斩棘地从北方巡视过来，一直登上了碧云峰。我想象他身披斑斓绚丽的虎皮，赤脚，手提一把略加打制过的石斧，长发飘飘用一根葛藤束紧，面对滔滔的洪水愁眉紧锁。然而爷爷说，黄帝登上碧云峰，仰天一声长啸，洪水便立时退了。他的子民——我的祖先们欢天喜地地从树枝上、木排上爬下来重建家园，于是就有了今日的铜鼓冲。这个很可能是杜撰出来的故事，我现在的顶头上司、龙鳞县文化局的局长就曾不止一次光临铜鼓冲，面对面地和爷爷“商榷”。那时我们局长正在背时，空有满腹经纶无法施展，困在文化局文物普查员的位置上小心谨慎地过日子，据说还兼管报纸收发，负责男女厕所的打扫。爷爷无疑看不起普查员，每次都是极不乐意地打开他那个上了将军锁的铁匣子，捧出一本裱糊得面目全非的《史记》，然后用蓄着长长指甲的食指小心翼翼地翻开《五帝经》那一章，不屑而又声嘶力竭地与我现在的顶头上司争辩：

“……信不信由你，看看，看看，‘黄帝南巡至于江，登碧云！’碧云者，碧云峰也，清代龙鳞知县吴大太爷主修过一本县志，那上面记载得明明白白……”

爷爷是我们常说的“乡村旧知识分子”那一类人，他不知道细胞学说，弄不懂杠杆原理，但对于天干地支怎么排列以及金木水火土怎样

相生相克，却都一目了然、烂熟于心。他读过无数本拓印竖排黄表纸手工装订的老书，还教过私塾。当年的文物普查员并不知道自已后来会当文化局长，所以，他不得不对我爷爷敬畏三分。

爷爷又翻出一本吴大太爷主修的县志。他的手，指向那封锁着铜鼓冲的威严肃穆的碧云峰，指向碧云峰上那香烟缭绕、钟鼓凄厉的碧云寺，又道出关于唐代大诗人李太白的一段故事。据他说，李太白壮游八极，背一把琴，仗一口剑，沿着古潭州（今长沙）通武陵（今常德）的驿道过龙鳞。据县志记载：碧云峰原有“黄帝碑一尊，为黄帝南巡脚踏之灵石所刻”。诗人本想来凭吊黄帝的足迹，却又未在碧云寺留下手迹，成了一桩悬案。爷爷斜视我的顶头上司：“这都不晓得？李太白来的不是时候，碧云寺其时已做了强人的大寨，专干不要本钱的买卖！”

爷爷又进一步阐述，大诗人在山外小镇的驿楼上遥望碧云峰一带寂寞的山林，满腹愁绪，几多遗憾。于是他写下了千古绝唱《菩萨蛮》。

我至今还记得爷爷唱诵《菩萨蛮》时那如醉如痴的神态。他用那蓄着长长指甲的手指，反复捻着自己的几根短须，头发疏朗、灵光闪闪的脑袋往后仰，再往后仰，忽然眼睛一闭唱道：

平林漠漠烟如织，
寒山一带伤心碧。
暝色入高楼，
有人楼上愁。

.....

那时候我还弄不懂“黄帝”和“皇帝”有什么区别，但已经知道李太白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了，因为他身上有皇上圣谕，可以“逢县支钱五百，遇府支钱三千”，不像我们一样老缺钱花。他那个时代据说又还不兴粮票，于是落得他壮游八极，饱看祖国风景，令我羡慕得要死！